
從詞彙視角再說上古漢語「孺子」的意義和用法^{*}

劉曉晗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上古文獻中的「孺子」用法複雜。前代學者爭論頗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詞彙語用學的視角，系統梳理了傳世和出土文獻中「孺子」的意義和用法，並以一系列少幼的稱呼作為旁證。認為它們以「絕對年齡低」為基本的詞彙含義，在交際語境中可延伸指稱相對年齡小或輩分低者。其中，交際語境又可分為他稱和自稱。自稱又可分為相對長輩或長者、祖先、上天、眾人等。交際語境中的語義延伸發生固化，在東周秦漢時期又進一步演化為某序列或群體中相對年齡較低、地位低或弱勢者的專稱，包括嫡長子之稱、工官名、女子之稱和用作名字等。在作為嫡長子之專稱時，是表示某人為某國族最新一任也是目前血緣世系中最幼年的一個繼位者。該詞的多種用法受到交際語境和語言使用群體認知心理的影響，「年齡」在語義中的重要性呈降低趨勢。最後，本文還討論了「司」、「嗣」、「乳」的字形關係問題。

從詞彙視角再說上古漢語「孺子」的意義和用法

關鍵詞：孺子 絕對年齡 相對年齡 語用 嗣子

^{*} 小文初稿寫成於2019年，蒙趙平安師審閱指正，匿名審稿專家及編委專家亦提供了很多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表示誠摯感謝！

先秦秦漢傳世和出土文獻中有很多「孺子」的用例。關於「孺子」的意義和用法，歷史上有非常豐富的討論。例如，對《尚書》中的「孺子」，前人就有很多說法。孔傳：「孺，稚也。稚子，成王。」，鄭注：「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這是以「孺子」為少子說。由於不少學者認為成王即位已經成年而並非年幼，以「稚子」稱之不妥，故又衍生出暱稱說、¹ 成王之字說、² 謙稱說、³ 天下以嫡長為後者之專稱說、⁴ 孳子說⁵ 等等。⁶ 出土文獻中也有「孺子」，「孺」一般寫作「乳」，二字古音極近，是同一個詞的不同漢字寫法。戰國文字中「乳」字的釋讀，經由陳劍、⁷ 趙平安、⁸ 郭永秉⁹ 等諸位先生的努力，已經在古文字學界基本達成了一致，但是依然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如李家浩先生反對將清華簡〈楚居〉和〈繫年〉中的「𠄎王」釋為「乳（孺）子王」，主張「𠄎」從「勺²」（引者按：即李家浩先生在文中提出的讀如宛聲的「勺」），讀為子麋

- 1 朱彬：《經傳考證·尚書上》，收入《皇清經解》（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第7冊，頁702；崔東壁說見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155。
- 2 王國維講授·劉盼遂記：〈觀堂學書記〉，收入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1930年第2卷第2號，頁263。
- 3 孫永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集釋〉（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5年），頁27。
- 4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冊，卷二，〈孺子〉，頁35。
- 5 司馬遷著，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八五，〈呂不韋列傳〉，頁2506。
- 6 廖名春先生對前人研究有很好的綜述，參看廖名春：〈《尚書》「孺子」考及其他〉，《文獻》2019年第5期，頁76-89。
- 7 陳劍：〈竹書《周易》需卦卦名之字試解〉，收入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12-113。
- 8 趙平安：〈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中國文字學報》2012年第1期，頁51-53；又收入氏著：《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12-117；趙平安：〈釋睡虎地秦簡中一種古文寫法的「乳」字〉，《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217-220。
- 9 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收入氏著：《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3-13；郭永秉：〈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嶺南學報》復刊第十輯「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頁109-128。

(卷、員)。他提出的關鍵理由是「孺子」是年長者對幼少者或年輕者的稱呼，戰國楚人不可能把先王稱為「孺子王」。¹⁰ 廖名春先生雖然贊同「乳(孺)子」的釋法，但是主張「孺子」是「嗣子」之訛，他認為「乳」、「嗣」字形相近，孺子表幼少的稱呼和作為嫡長子之後的用法之間找不到關聯，因此作為嫡長子之後的用法應當是「嗣子」的訛誤。他據此將《尚書》以及諸多先秦文獻中的「孺子」都看作「嗣子」之訛。¹¹

由此可見，「乳(孺)子」的釋讀其實只完成了古文字字形考釋的第一步，其在相關語境下的用法和含義依然缺乏合理闡說。¹² 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的「孺子」用法的確多樣。其詞彙含義為「稚子」、「少幼者」，但在很多場景下所指稱者未必少幼。如何將詞彙含義和其他相關用法聯繫起來，就成為問題的根源。前代學者在不能確立詞義聯繫的情況下，將某些用法尋求字形上的其他解釋，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孺子」作為一個漢語詞彙，必然符合詞彙學的邏輯，其語義用法不可能一成不變，亦不可能以某單一成說謀求一以貫之的解釋。

我們注意到先秦傳世和出土文獻中可以找到一系列少幼的稱呼，包括孺子、小子、¹³ 沖(童)子、沖(童)孫、幼子、幼孫等。它們和「孺子」是同義或近義關係。我們以之為平行例證，有利於啟發「孺子」問題的解釋。周民先生指出「孺子」本指小孩子，實

10 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勺」與戰國文字從「勺」之字——談古文字「勺」有讀如「宛」的音〉，《文史》2012年第3期，頁59。

11 廖名春：〈《尚書》「孺子」考及其他〉，頁80-85。

12 郭永秉：〈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頁110。

13 關於「小子」，和孺子、童子、幼子一類的稱呼有別。裘錫圭先生指出商代的「小子」是從屬於大宗的小宗宗子（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26；又見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21-152。）朱鳳瀚先生論證其在甲骨金文中多屬於大宗的分族族長的稱謂，參見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65、頁310-313。嚴志斌在〈關於商周「小子」的幾點看法〉（《三代考古》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383-390）一文中指出，「小子」是相對於「大子」而言的小宗宗子，並由此可以引申出以「小子」自謙或鄙稱他人的用法。鑑於這類情況比較複雜，除了「小子侯」外，我們暫不把「小子」歸入討論的範疇。

則可以用來稱呼晚輩。¹⁴ 李學勤先生指出，「小子」、「冲子」、「幼子」這類稱呼不一定指年齡的幼小，如係自稱，是表示謙卑，如稱他人，則是長上的口吻。¹⁵ 李先生將這類稱呼區分為自稱和他稱兩種語境，是非常正確的。這本質上是利用了詞彙語用學的研究方法。¹⁶ 王子今先生討論了漢代「孺子」的稱謂，認為在漢代多指未成年幼童，在有的情況下指稱成年人，帶有鄙視之義。¹⁷ 王子今先生也將「孺子」納入稱謂、指稱這樣的語用系統中來解釋。只不過他對先秦的情況討論得比較簡略，也沒有提及諸多用法的關係問題。這提示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不可從簡單的詞義引申入手。詞義和語言交際中的語用有關。我們應該沿著二位先生的研究思路，從詞彙語用學的角度全面解釋上古漢語的「孺子」問題。¹⁸

我們根據文例所在的語境，將上古文獻中這類表少幼的稱呼分為幾大類：

- A 普通語境下的詞彙意義
- B 交際語境中的他稱用法
- C 交際語境中的自稱用法
- D 專稱

下面加以詳細分析。

14 周民：《尚書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83。

15 李學勤：〈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頁35-45。

16 利奇先生用四條標準判別語用學的範疇。一是是否考慮到言者和聽者，二是是否考慮到言者的意圖和聽者的解釋，三（通過語言所實施的行為）是主觀語境，四（是否考慮到語境）指的是客觀語境。牽涉四條之一，就是語用學的研究範圍。張志毅、張慶雲在「義位語用論」中，討論了義位語境意義的性質，指出語境意義具有語用性（利奇的四條原則）、外部性（會話寓意不完全是由語音、詞彙、語法等語言形式反映出來的，語境也賦予其意義）、反常性（可取消、不可分離、可推導）、主體性（影響因素包括傳者的意圖、受者的領會以及雙方思想感情、聯想）等。參看張志毅、張慶雲：《詞彙語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19-221。

17 王子今：〈說漢代「孺子」稱謂〉，《南都學刊（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4期，頁1-5；王子今：《秦漢兒童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563-576。

18 利用語用學理論解決上古漢語詞彙問題，已經有了不少實踐。如高光新對《今文尚書》中的周公話語進行了語用探析，參見高光新：〈《今文尚書》周公話語的詞彙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5年），第三章，頁32-40；寇占民嘗試從語用的角度梳理西周冊命金文命辭中的核心動詞等，參見寇占民：〈試論西周冊命金文命辭中的核心動詞〉，《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2020年第9期，頁145-151。

A 普通語境中的詞彙意義：指代絕對年齡小者，和成年人相對。

《說文·子部》：「孺，乳子也。」徐鍇《繫傳》：「猶言小童也。」《釋名》：「兒始能行，曰孺子。」《廣雅·釋詁》：「乳，孺，生也。」王念孫云：

乳者，《眾經音義》卷二引《倉頡篇》云：「乳，字也。」《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孺」猶「乳」也。《莊子·天運篇》：「烏鵲孺。」李頤注云：「孚乳而生也。」¹⁹

可見「孺」、「乳」同源，從生產義引申指剛出生不久的幼童。孺、童、幼從字面上皆是少幼之義，區別不大。這是由語源決定的最基本的詞彙意義。這類基本用法很常見，先秦、秦漢時期皆有分布。從年齡範圍上看，比「剛出生不久」要擴大一些。《史記·樛里子甘茂列傳》中十二歲的甘羅被稱為「孺子」，²⁰《後漢書·安帝紀》中十三歲即位的漢安帝被稱為「在孺而勤」。²¹《文選》卷第二十四潘正叔〈贈河陽詩〉李善注引《說苑》佚文：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²²

這裡的「童子」顯指十八歲的子奇。可見這類少幼稱呼的年齡上限至少不低於十八歲。十八歲已然可以參軍治政。王子今先生指出秦漢時期的「嬰兒」在法律和日常生活中用法不同，但大體包括從剛

19 王念孫撰，張靖偉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卷一下，〈釋詁〉，頁146-147。



20 《史記》，卷七一，〈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頁2319。

21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五，〈孝安帝紀第五〉，頁204。

22 朱季海：《說苑校理·新序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逸篇〉，頁155。

出生到十幾歲的未成年期，說明這種幼少的稱謂其絕對年齡的限制範圍還是比較寬泛的。秦漢時期的這類稱呼大體是在 20 歲以下，指「未巾冠」、「未笄」階段。²³ 大概也適用於整個上古時期。

上古傳世文獻中有很多明確作「少幼」詞彙義的用法。如《論語·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²⁴ 這是把童子和冠者即成年人對立，可見童子未冠。《孟子·公孫丑上》：「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處必是指對小孩子掉進井中才会有本能的惻隱之心。《莊子·內篇·大宗師》：「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形容人氣色年輕，自然是言其色如兒童。《禮記·喪服四制》：「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婦人、童子並列，都屬於弱者，可見年幼。《禮記·曲禮上》：「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幼子、童子皆和長者對立出現。《禮記·內則》：「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孺子」需要選擇師母教養，顯然是年幼者。

「孺子」作為詞彙意義上的少幼者，用法亦見於出土戰國簡帛。清華簡〈治邦之道〉簡 21-22「悉（愛）民則民考（孝），智（知）叟（賢）則民權（勸），俛（長）則〔畜〕蕃」，「」字整理報告隸定為「乳」。²⁵ 楊蒙生先生指出該字可能是借用竹簡邊欄成字而省略合文符號，當讀為「乳（孺）子」。「長孺子而畜蕃」，是說長養幼子則人民繁衍滋盛。²⁶

儘管由於材料有限，我們尚不能完全確認「孺子」絕對年齡的界限在何處，但是我們從這些語料中可以推斷出「孺子」明確作「少

23 王子今：《秦漢兒童的世界》，頁 6、頁 82-93、頁 485-513、頁 538-546；王子今：〈說漢代「孺子」稱謂〉，頁 1-5。

24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先進篇第十一〉，頁 119。

25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 年），頁 81、138。

26 楊蒙生：〈讀清華簡第八輯〈治邦之道〉叢札〉，紀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2018 年 11 月 17 日-18 日）。

幼」的詞彙義，與成人相對立，「絕對年齡低」在語義中被凸顯。

傳世文獻中還有一些被學者誤解為作嫡長子之後的專稱的「孺子」。²⁷ 其實這些「孺子」完全可以用 A 的基本詞彙意義進行解釋。如：

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²⁸（《史記索隱》引《紀年》）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²⁹（《左傳》哀公六年）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³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

……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³¹（《史記·齊太公世家》）

孺子喜，即田孺子，齊侯剡之子，未立就被其叔田侯午所殺。具體年齡無從查考。安孺子即晏孺子，即齊景公所立少子荼。王子今先生指出，荼母是賤妾，荼並非嫡長子。《焦氏易林》卷一〈履·蠱〉說「齊景惑疑，為孺子牛。嫡庶不明，賊孽為患。」此足以說明「孺子」不是嫡長子之專稱。³² 其說甚是。楊伯峻注：「孺子謂已立之君齊君荼，以其年幼小，故曰孺子」，「安孺子即荼，在位不及一年，且幼小即被殺，無諡，號之為安孺子。」³³ 楊說是對的。田孺子和安孺子的用法都是已立或擬立的新君未及成年而死，無諡號喪禮不備的稱呼。用法當歸於 A 類。清華簡〈楚居〉和〈繫年〉中的「孺子王」用法與之類似，指楚王郟敖。

27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孺子〉，頁 35；廖名春：〈《尚書》「孺子」考及其他〉，頁 82-85。

28 《史記》，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頁 1887。

29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638-1639。

30 張純一校注，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卷一，〈內篇諫上〉，頁 27-28。

31 《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第二〉，頁 1505。

32 王子今：〈說漢代「孺子」稱謂〉，頁 3。

3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638。

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輻而槨，諸侯輻而設槨，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輻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³⁴（《禮記·檀弓下》）

孺子贖，鄭玄注云：「魯哀公之少子也。」錢大昕云：「孺子贖之喪，哀公欲設撥，亦以世子待之也。」³⁵此說實誤。哀公欲設撥和是否以世子待之無關。按照禮制，只有天子諸侯在殯時有使用輻車和撥引輻車的「撥」的權利。³⁶魯三臣使用「撥」本身就僭越了，但是又廢輻，說明連竊禮都沒有竊對。喪禮的僭越於時已經習以為常，魯哀公見到後早已無法判斷是否合禮，故據之問有若，是否可以給自己的孩子使用同樣的禮制。這只能說明魯哀公對自己年幼而死的孩子格外憐惜和在意。且《禮記·雜記下》有載「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亦足見哀公好問禮，尤其是喪禮。可見更和「世子」沒甚麼關係。當歸於A類。

B 交際語境中的他稱

這一類普遍用在交際語境中。話語的發出者都是輩分較長者（年齡較大者），話語的接收者或在話語中被指稱者往往是輩分較低者（年齡較小者）。二者之間要求存在相對年齡差，但是絕對年齡不必有限制。

這類「孺子」的用法最早見於《尚書》中年代較早的篇章，可能在商西周時期就已經有了。其中稱「成王」為「孺子」之例，各類傳解都往往集中於討論成王即位之實際年齡。但成王的絕對年齡其實對「孺子」用法影響不大。《尚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

3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十，〈檀弓下〉，收入《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據嘉慶原刊本影印），第3冊，頁2840-2841。

35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二，頁35。

36 參看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十，〈檀弓下〉，頁2840-2841。

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即位年齡固不會太小，但是其絕對年齡未必超出了「孺子」的範疇。相對於說話人管叔和群弟來說，成王是晚輩，相對年齡小，故會被自己的父輩稱為「孺子」。這類用法似在 A、B 兩可之間，考慮語境，還是以歸入 B 類為妥。〈洛誥〉：「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皆是周公戒成王之語。成王相對於周公，必然是晚輩，相對年齡較小者。《尚書·立政》：「嗚呼！孺子王矣！」「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對於後一句，廖先生認為是「文王的嫡系子孫繼嗣為王」，³⁷ 實則非也。前文云：「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顧頡剛、劉起鈞先生已指出「文」是美稱，和文王無關，也就更談不到文王的嫡系子孫。³⁸ 「孺子」所指就是作為晚輩和年輕者的成王。

這種用法亦常見於東周、秦漢文獻中。這些文例多被廖名春先生解釋為「嗣子」，實則大可不必。

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子勉之乎！」³⁹（《國語·晉語一》）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孺子其辭焉。」⁴⁰（《禮記·檀弓下》）

這都是典型的 B 類用法。據史載，重耳於僖公五年（前 655）出逃。《史記·晉世家》載其流亡時年四十三歲，《左傳》、《國語》載其流亡時年十七歲。或以後者為是。但無論何者為是，里克是獻公老

37 廖名春：〈《尚書》「孺子」考及其他〉，頁 81。

38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頁 1692。

39 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晉語一〉，頁 268。

40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卷九，〈檀弓下〉，頁 2815-2816。

臣，舅犯是重耳長輩，稱重耳為「孺子」合情合理。更何況重耳本非嫡長，更無稱「嗣子」之由。

《國語·晉語三》：「梁由靡曰：『不可。……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⁴¹ 介於 A、B 之間。子圉死時年十九，此時當更小，滿足絕對年齡的限制。其相對於說話人梁由靡來說，亦相對年齡較小。這類過渡形態還是歸為 B 類較好。《左傳》僖公十五年：「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庶有益乎？』」⁴² 「孺子」指子圉。例同上。《公羊傳》僖公十年：「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⁴³ 奚齊、里克都是小孩子。相對里克和晉惠公也小。例同上。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蠡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⁴⁴（《左傳》昭公十六年）

楊樹達注以為子蠡之父亡於昭公十三年，故其未出三年之喪，韓宣子稱其為「孺子」，非以其年幼。⁴⁵ 廖名春先生則據「嗣子」解之。實則，韓宣子自魯襄公七年（前 566）即位為卿，直至昭公十六年（前 526），已經有長達四十年的政治生涯，剛即位的子蠡對於韓宣子來說應該有較大的相對年齡差，無疑還是一個年輕人。韓宣子稱其為「孺子」十分合理，可以歸為 B 類。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皆來奔，而立子良

41 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晉語三〉，頁 316。

4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362。

43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十一，收入《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 5 冊，頁 4893。

4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380。

45 同上注。

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⁴⁶
（《左傳》昭公八年）

子尾的家臣稱子尾之子子良「孺子」，一方面因為子良相對其父的舊臣來說還是年輕人，有相對年齡差；一方面，其父子尾剛剛去世，外大夫就欲乘隙兼併其室，而子良還需要依靠其父舊臣的力量，足見其絕對年齡也不會太大，所謂的「長矣」，是說子良有了治理家室和主持祭祀的能力，不需要外大夫越俎代庖，家臣此說是為了揭示欒施的野心。而欒施稱子良為「孺子」，且認為「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固然是一種蔑視，但是也是因為子良相對欒施來說是年輕的，類似於長者輕視晚輩時言「乳臭未乾的小兒」。如此歸於B類也是合宜的。這已經是秦漢時「鄙稱」用法的發端。

「孺子」這種用法也見於戰國出土簡帛。清華簡（陸）〈鄭武夫人規孺子〉（寬式隸定）：

- （1）今吾君即世，孺子如毋知邦政，屬之大夫，老婦亦將糾修宮中之政，門檻之外毋敢有知焉。（簡5-6）
- （2）孺子亦毋以讒豎、嬖御、勤力、射馭、媚妬之臣躬恭其顏色。（簡7）
- （3）孺子，汝恭大夫，且以學焉。（簡8）⁴⁷

鄭武夫人稱剛剛即位的鄭莊公為「孺子」。李學勤先生指出，武公死的那一年，莊公才十三歲，稱作「孺子」是恰當的。⁴⁸ 鄭莊公從絕對年齡上符合「孺子」的限制，同時亦是鄭武夫人的兒子，是相對於輔佐先王一眾老臣的年輕君主，其相對年齡和輩分也合乎「孺子」

46 同上注，頁1302-1303。

47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104-105。

48 李學勤：〈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2016年第3期，頁79-83。

在語境下的要求。鄭武夫人自稱「老婦」，和「孺子」相對。這也屬於 A、B 兩可的例子。篇中亦有未出現在對話中的「孺子」，如「孺子拜，乃階臨」。這裡的「孺子」可以理解為 A 類，也可以理解為在語境中相對鄭武夫人和眾多老臣而言。侯瑞華先生認為，在此種語境中，年紀幼小者和嫡長繼承人的兩種含義呈現一種複雜的疊加。用「孺子」稱呼繼承人是為了表達對逝去先人「不忍絕之」的情感，可能與古時喪禮有關，是一種帶有禮制意義的稱呼。⁴⁹ 其說可能求之過深。「孺子」在此處尚未完全脫離其詞彙意義，表示絕對年齡小，但是在交際語境中，已經被賦予了稱呼相對年齡較小者的功能。

秦漢文獻中這類「孺子」的指稱用法依然存在。如《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⁵⁰ 王子今先生認為這裡表現明顯的「親暱」義。⁵¹ 實際上「父老」是指村社中年齡較大的長老。相對於長老，陳平是年輕人，故被長老稱為「陳孺子」。

這一類指稱用法可以進一步演變出明確的「鄙稱」、「暱稱」。不管二者是否存在相對年齡差，但是說話人從心理認知上認為被稱呼者低於自身，亦可以稱呼對方為「孺子」。主要見於秦漢時期，參王子今先生文。⁵²

與「孺子」相關，可資類比的詞語還有「幼子」、「幼孫」、「沈子」、「沖子」等，這類詞語多見於語言特點較早的文獻中。《逸周書·度邑》：「汝惟幼子，大有知。」唐大沛云：「武王同弟八人，管、蔡皆周公兄，故曰幼子。」⁵³ 這是作為兄長的武王告誡周公、囑託政事的言辭，周公在諸弟中相對年齡較小，但是周公的絕對年齡肯定已然不低。這裡的「幼子」就已經從表示絕對年齡小演變為稱呼相

49 侯瑞華：〈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集釋與相關問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頁27。

50 《史記》，卷五六，〈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頁2052。

51 王子今：〈說漢代「孺子」稱謂〉，頁4。

52 詳參王子今：〈說漢代「孺子」稱謂〉，頁1-5。

53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475。

對年齡小者。〈呂刑〉：「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⁵⁴「伯父」、「仲叔」、「季弟」都是王之同輩。「幼子」指子輩，「童孫」指孫輩，「幼」、「童」詞彙意義本是指絕對年齡小，這裡顯然是對排行和輩分的強調，語義中心是相對年齡而非絕對年齡。《尚書·盤庚》：「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這裡的「幼孫」指盤庚，從語境上看，是盤庚模仿先祖的語氣說話，也即話語的實際發出者「朕」是先祖，先祖稱自己的後代盤庚為「我的幼孫」，盤庚絕對年齡肯定不低，稱「幼孫」顯係從相對年齡和輩分出發。

〈洛誥〉：「汝惟沖子，惟終。」〈召誥〉：「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逸周書·皇門》：「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會群臣。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沈人，罔不用明刑。』」董珊、蔣玉斌、周忠兵先生都繫聯銅器對這類稱呼有過很好的研究。他們指出古書和銅器銘文中的「沈子」、「沈人」、「沈孫」當讀為「沖子」、「沖人」、「沖孫」，「沖」即讀為「童」。⁵⁴〈洛誥〉中是周公告成王之辭，〈召誥〉中是召公告成王之辭，無論此時成王絕對年齡如何，周公和召公相對成王都是輩分高、相對年齡很大的。〈皇門〉此句，董珊先生認為：「『下邑小國』指周邦，『耆老』應當指經歷文王、武王的周朝老臣，如周、召二公等人，『屏位』之『屏』意思是『輔佐』，周公是說，周朝有自己跟召公這樣的老臣作為輔佐而立年幼的成王為王。」⁵⁵其實此處倒不必強調成王年齡，因為對於周、召一類的老臣來說，成王的輩分和相對年齡都是足夠小的，

54 董珊：〈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出土文獻》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29-34；蔣玉斌、周忠兵：〈據清華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說「沈子」、「沈孫」〉，《出土文獻》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35-38。關於「沖」讀為「童」的討論，又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179>，2010年6月7日文末評論區發言，檢視日期：2019年12月27日；蘇建洲先生最近指出，「沈人」、「沈子」不可直接讀為「沖人」、「沖子」，早期二者聲母分屬*T-、*L-兩系。是由於後來二者聲母合流，聲韻有變，「沈」才被改寫為「沖」。但不影響它們都是表示少幼的稱呼。蘇建洲說見其文〈楚簡中與「沈人」有關的字詞關係考察〉，《漢語字詞關係研究》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頁69-80。

55 董珊：〈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頁33。

周公是站在老臣的立場上指稱成王而發。「沈子」這類稱呼又見於出土戰國簡帛，如清華三〈周公之琴舞〉簡 10、〈芮良夫毖〉簡 24、清華八〈攝命〉簡 5、15、21、29 等，皆是語言帶有明顯早期特點的篇章，用法和傳世文獻也類似。

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還無法清楚判定「孺子」、「幼子」、「幼孫」、「沈子」、「沖子」這一組同義詞在 B 類用法上的區別和界限。目前可以推斷的是，它們在早期文獻中都有使用，後幾個詞語隨著年代的推後用例減少，「孺子」逐漸佔據了主流地位。

C 交際語境中的自稱

這類用法也多出現在交際語境中。一般是年齡較低（輩分較低）者相對於包括祖先、上天、長者幾類對象在內的自稱。自稱者沒有絕對年齡的限制。

C1 對長者或長輩

《尚書·洛誥》「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予沖子夙夜毖祀。」《尚書·金縢》：「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是成王對輩分年齡均較長的周公自稱。上博（三）〈彭祖〉簡 3：「狗老曰：「眊 =（眊眊）余朕（沖）孳（子）未則于天。」〈彭祖〉簡 8：「朕（沖）孳（子）不敏，既得昏（聞）道，忝（恐）弗能守。」是壽老向彭祖問道時的自稱。史載彭祖高壽，享壽八百，相對於壽老，顯然是長者。⁵⁶ 這一類屬於 B 類的反向用法。

C2 對祖先

《逸周書·世俘解》：「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翼予沖子……曰：維予沖子，綏文考至于沖子……」此段文意不夠完全，大概可以判斷是武王告祖之

⁵⁶ 蘇建洲先生在〈楚簡中與「沈人」有關的字詞關係考察〉中指出，將「朕孳」讀為「沈子」、「沖子」一類的說法可能有問題。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的論證，姑列於此。

詞，是武王在文考文王面前自稱「沖子」。⁵⁷ 其時武王已經滅商，絕對年齡自然不會小。

馱鐘（《集成》260）

「用邵（昭）各（格）不（丕）顯且（祖）考先 = 王 =
（先王，先王）其嚴才（在）上，龔 =（龔龔）馱 =（馱馱），
降余多福，福余沈孫，參（參）壽佳（唯）琀（勺？）」

馱簋的紀年是厲王十二年，厲王時年肯定不會小於二十歲。亓卣（《集成》5401）：「乃沈子亓作父癸旅宗尊彝。」它簋蓋（《集成》4330）：「朕吾（胡）考令乃鵬沈子乍（作）紉于周公宗，陟下公，不敢不紉……乃沈子其顛（顧）襄（懷），多公能福……乃沈子它，唯福用水（順），靈令（命）用妥（綏）。」⁵⁸ 器主亓和器主它的絕對年齡無法判斷，但是他們應該都是宗子。⁵⁹ 這些是作為宗族宗子在祭祀時對祖先的自稱。祖先本身也屬於宗子的長者或長輩。主持祭祀的宗族、宗子，在歷代先祖世系的序列中亦是最年幼者。他們的絕對年齡在語義中不再凸顯，重要的是他們和先祖的相對年齡差。

「孺子」的這類用法也見於春秋金文。曾公喙編鐘「曾公喙曰：……余乳（孺）小子……」，⁶⁰「孺小子」是「余」的同位語，是「曾公喙」的自稱。⁶¹ 這類「器主曰」的銘辭多是宗子向宗廟先祖

57 李學勤：〈世俘篇研究〉，《史學月刊》1988年第2期，頁1-6。

58 此處釋文從董珊：〈它簋蓋銘文新釋——西周凡國銅器的重新發現〉，《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65。

59 董珊先生在〈它簋蓋銘文新釋——西周凡國銅器的重新發現〉一文中指出從文獻來看，能主持祭祀並自稱「沖子」的人一定是宗子。

60 郭長江等：〈曾公喙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頁4。

61 卣加編鐘亦有「余孺子加孺曰」，石小力先生懷疑「孺子」就是「孺子」。該字形尚存疑。相關討論見管文韜：〈曾鐘三銘校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頁104。如若確是「孺子」，亦存在兩可的解釋，可以算是C2類用法，是年齡輩分較低者對較高者（祖先）的自稱，與女性身份無關。也可以聯繫後文討論的「孺子」作為女子之稱來理解，用法類似「夫人自稱曰小童」的「小童」。我們認為這裡用法傾向於後者。不過，這種兩可的辭例也給我們提供了從C用法發展為D用法的證據。

的祭告。⁶² 本質上也是和祖先交際語境中對於先祖的自稱。這和上文的「沖子」、「沈子」用法是一致的，和後來「孺子」演變出嫡長子專稱的用法緊密相關。說詳後文。

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有「孺子王矣」。李學勤先生聯繫《尚書·立政》認為此段為周公呼告。⁶³ 但也有學者以為「孺子」是成王自稱。⁶⁴ 從我們梳理的系統來看，「孺子」為成王自稱並無不可，可歸入 C2、3、4 類。但是，從文獻用詞的習慣來看，「沖子」、「沈子」的用例都比較早，「孺子」自稱的用法則尚不見於商、西周時期，且也相對少見。這可能跟漢語同義詞的習慣使用分工有關，並不一定有明確的語法語義規律。此問題可留待後觀。

C3 對上天

《尚書·盤庚下》：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⁶⁵

這裡盤庚自稱為「沖人」是對前面「先王」、「上帝」而言的。對上帝自稱也容易理解。《尚書·盤庚》從用語上看一般認為出自周人之手。周人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是正常的。研究者認為周人把宗法關係推廣到了天人關係上。天帝是天下人的「大宗」，是所

62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9年），頁 818-835。

63 李學勤：〈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頁 58-59。

64 趙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組成、命名與表演方式蠡測〉，《文藝研究》2013年第8期，頁 40；季旭昇：〈《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敬愷》第四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 392-395；孫永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集釋〉（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5年），頁 27。

65 孔安國（偽）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九，〈盤庚下〉，收入《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冊，頁 363-364。

有人的宗主，而人王被稱為「天子」，不僅是天帝的兒子，也是天帝的首子。⁶⁶ 這種用法時，周人的天和上帝是混用不別的。⁶⁷ 在這種理解下，天或上帝相對於人主也屬於抽象意義上的長者或長輩。此種用法也就和 C2 類似。

C4 對眾人

《尚書·大誥》：「王若曰：『……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肆予冲人永思艱，曰……越予冲人，不卬自恤。」這是周王（或曰周公）誥訓眾人的言辭。「我幼冲人」顯然是周成王的口吻。這種用法可以歸屬於 A 類，也即成王初即位絕對年齡較小，是對這一客觀事實的陳述，也可能是從 C1、C2、C3 類中發展出來的剛即位的君王自謙的用法。⁶⁸

前代各家學者的研究大多將 A、B、C 類用法混同解釋。因此導致混亂。其實 A 和 B、C 二者屬於不同的層級，其區別並不在詞彙意義上，而是在於語用。詞彙語用學將詞語的語義分為兩層，一層是傳統語義學強調的詞本身的詞彙意義，這種意義是基礎的、穩定的、靜態的，一層是詞語在實際語言交際中的語用意義，是暫時的、有條件的、動態的。日常語言交際中，很多詞語或結構所傳遞的信息往往不是其自身編碼的原型意義，意義的產生與理解有很強的語境依賴性。⁶⁹ 所謂語境，「從比較小的範圍來說，對語義的影響最直接的是語言的現實環境，也就是說話和聽話時的場合及話的前言後語。此外，大至一時代，社會的性質和特點，小到交際雙方個人的情況，如文化教養，知識水平、社會經驗、語言風格和方言基

66 黃國輝：〈西周天人關係新論（初稿）〉，商周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9年10月11-4日）。

67 朱鳳瀚：〈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頁101-211。

68 也不排除「嗣無疆大歷服」就包含了繼承祖先功業的含義，成王自稱「幼冲」依然是相對於祖先和祖先的功業來說的。

69 具體研究可參看張廷遠：〈詞的語用意義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曾衍桃：〈詞彙語用學引論〉，《外語學刊》2006年第5期，頁59-64；冉永平：〈詞彙語用學及語用充實〉，《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5期，頁343-400等。

礎等，也是一種語言環境。」⁷⁰

我們說「孺子」、「沖（童）子」等少幼的稱呼從其基本構詞來看，就是指絕對年齡的小，有其限制的年齡範圍，這是它們的詞彙意義。A類用法都是直接應用這類原型詞彙意義，沒有會話交際作用或特定的語境條件。這種用法最為普遍，延續時間很久，一直到漢代及以後還常用。⁷¹但是B、C情況則不同，它們都作為稱謂語，出現在特定上下文語境中，往往有會話交際的性質。⁷²這類稱謂語在語用學理論中屬於「人稱指示語」，就是「言語交際中表示說話人、聽話人或第三者的詞語或結構」，⁷³它們「在語境中才能確定所指對象或所指信息」，「可通過語言結構直接反映語言與語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語言使用與理解的語境依賴性。」⁷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憑藉詞彙意義去判斷B、C的用法，而要查考其語用意義。詞彙會在交際中相對於詞彙意義發生語用收縮或語用擴充。所謂語用擴充是指「原型意義或常規意義的語用弱化、延伸。交際中某一詞語傳遞的信息通常不是其詞典意義，也不僅是結構的組合意義，存在原型意義的語用弱化與擴散，也即在話語理解時聽話人可能選其在特定語境條件下的延伸意義、非刻意的鬆散意義，也包括類別的延伸與擴展。」⁷⁵表示少幼的詞語從嚴格的詞彙意義看，只能稱呼特定絕對年齡範圍內的人，也即所指稱的對象具備〔較低的絕對年齡界限〕這一個特徵，在進入交際語境後，也即在B、C語境中，由於所稱呼的對象往往具備〔較低的絕對年齡界限〕，往往在說話人或聽話人和指稱的對象之間形成對比關係，所以說話人和聽話人可以通過推理，推斷所稱呼的對象很可能和自己存在相對年齡差，也即相對自己來說年齡較小。因此在交際語境中，所稱呼的對象就逐

70 張志公：《現代漢語（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頁213。

71 王子今：〈說漢代「孺子」稱謂〉，頁1-5。

72 聽話方有的是實際存在的，有的如祖先和上天，今天看來是不實際存在的，不過在時人心目中，他們的確是作為聽話方「真實」存在的。

73 何自然、冉永平：《新編語用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2-33。

74 同上注，頁31。

75 冉永平：〈詞彙語用學及語用充實〉，頁346。

漸具備了〔較低的絕對年齡界限〕〔與發話或聽話人存在相對年齡差〕的雙重特徵。在交際語境中，〔較低的絕對年齡界限〕這一特徵逐漸脫落，如此一來，詞義就發生了泛化和擴大，詞義的主觀性增強，絕對年齡的限制就被弱化和延伸為相對年齡的限制。⁷⁶ 這一過程可以體現在 B、C 一系列兩可的文例中。如周成王少年即位，符合絕對年齡的要求。故 B、C 類文例中指稱成王的情況，其實也可以用 A 類解釋。但是 B、C 類辭例中有些是不可以用 A 類解釋的。兩可的情況正是這一弱化延伸過程的過渡階段。從 A → A/B、C → B、C 的演變鏈條是符合語義演變的基本規則的。這反映了處於漸變中的語義泛化過程。在此過程中，「絕對年齡」在語義中的重要性逐漸減弱。⁷⁷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演變鏈條表示的是語言演變的邏輯順序，而並不一定完全符合歷史的時間順序。根據我們上文的考證，A、B、C 三種用法的文例廣泛分布於先秦、秦漢傳世和出土文獻中。在 A 的詞彙意義產生後，B、C 用法應該很快就從中實現了語境延伸，然後迅速擴散開來。因此，A 和 B、C 用法在歷史時間軸上並行不悖。我們不可以據 B、C 類用法的出現而否定 A 類用法的存在。這有利於說明清華簡〈楚居〉和〈繫年〉中的「孺子王」。李家浩先生指出，《尚書》中的「孺子王」是主謂結構，不能作為清華簡「孺

76 關於語用學上的語用推理和語義演變，參看沈家煊：〈語用原則、語用推理和語義演變〉，《外語教學與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243–251；收入吳福祥、王雲路主編：《漢語語義演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頁 298–317；關於語義演變中的泛化機制，參看琼·拜比（Joan Bybee）等著，陳前瑞等譯：《語法的演化——世界語言的時、體和情態》（*The Evolution of Grammar*）（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年），頁 471–476。

77 布龍菲爾德在《語言論》中指出，「（某形式）從 A 類環境的應用擴展到 A-B 類較大環境的應用，最後是該形式不再用於接近老式 A 類環境以至於部分地廢棄，終於是只用於 B 類環境」。蔣紹愚先生對此補充說：「語言歷史演變的情況應該是 A—A/B—B，不過要補充一點，很多詞的詞義演變是 A—A/B—B，但是 B 出現後，A 還繼續存在。」參看蔣紹愚：〈漢語詞義和詞彙系統的歷史演變初探——以「投」為例〉，收入吳福祥、王雲路主編：《漢語語義演變研究》，頁 196。

子王」一詞成立的證據，⁷⁸這是正確的。但此不足以構成推翻「孺子王」釋讀的反證。「孺子」作為年長者對幼少者或年輕者的稱呼屬於 B 類用法，戰國楚人稱呼先王不可能用這種用法。楚王郢敖作為政治傀儡少年即位，不久即被弑，無謚號亦無備禮，稱其為「孺子王」，是 A 類用法的表現，與「田孺子」、「安孺子」用法類似。

「孺子王」和「小子侯」的語法語義結構如出一轍。《左傳·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竹添光鴻（Takezoe Kōkō）《左傳會箋》云：「云小子侯者，蓋幼冲為君，見殺之後，不得備禮稱謚，故有此稱耳。」⁷⁹「小子侯」的絕對年齡應未成年，故極易成為政治傀儡被人擺布。且其死後無謚號無備禮，也符合殤死的特徵。這屬於 A 類用法，是用的詞彙意義。儘管商周早期「小子」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不予討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左傳》成書的東周時代，「小子」已經可以用於他稱，是對相對年齡小者或輩分低者的稱呼。如《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小子」可以用於老師稱呼學生或學生自稱。這些都屬於 B、C 類用法。可見 A 和 B、C 類用法也是並行不悖的。

在我們充分討論過這類少幼稱呼的 A、B、C 類用法後，就可以進一步說明 D 類用法。D 類用法，體現在「孺子」在東周秦漢時期開始大量作為專稱使用。這是在詞語經過語境的延伸之後，泛化的語用意義發生固化，從而衍生出新的詞彙意義。這類專稱已經脫離了交際語境，[較低的絕對年齡界限]這一語義特徵徹底脫落。由於交際中長期用「孺子」指稱相對年齡小者，語言使用群體的認知心理固化，在某個序列或群體中相對年齡較小或較弱勢的一類人，可直接命名為「孺子」。

78 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勺」與戰國文字從「勺」之字——談古文字「勺」有讀如「宛」的音〉。

79 竹添光鴻（Kōkō Takezoe）撰，于景祥、柳海松整理：《左傳會箋》（瀋陽：遼海出版社，2008年），頁47。

專稱的用法又可以分為幾類：

D1 嫡長子的代稱

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提出「孺子」是「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⁸⁰ 儘管他舉的例子中很多不能或不必以「嫡長子」作解，但是以「孺子」為宗族嫡長子的情況在先秦是肯定存在的。《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這裡的「孺子」是相對於「庶子」而言的。另有一類「氏 + 孺子」的稱謂。「子濯孺子」（《孟子·離婁下》），《路史》有「濯氏」。我們懷疑其是以先人之字「子濯」為氏；「孟孺子」（《左傳》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四年），名洩一名彘，孟懿公世子；孟孺子速《左傳》襄公十六年，即孟莊子，孟獻子世子；欒孺子《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即欒盈，已繼欒氏為卿。《左傳》成書於戰國。且郭永秉先生又列舉出一系列戰國銘刻中的「族氏 / 國名 / 封號 + 孺子」表示嫡長子的用法，⁸¹ 可見這類用法產生不會太早。以「孺子」稱嫡長子，和嫡長子在整個祖先世系的序列位置有關。我們可以結合 B、C2 類用法來考慮。B 類用法中，以盤庚的先祖語氣稱盤庚為「朕幼孫」，在 C2 類用法中，宗子祭祀時要對先祖自稱為「沖子」、「孺子」。或以為這是一種自謙的說法，實則在祭祀活動中，宗子對話的對象是歷代先祖。在先祖序列中，宗子是最為年幼的一個，稱為「幼」、「沖」（童）是符合相對年齡差的要求的。高木智見先生對先秦文化中的「世系」有很敏銳的研究。他指出原中國時期的政治指導者首先應該是祭祀祖先的繼承人。⁸² 祭祀祖先的活動是通過體驗和感受此類表示一個世代的「世」與表示這些世代積累結果的血族的長期存續（人

從詞彙視角再說上古漢語「孺子」的意義和用法

80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孺子〉，頁 35。

81 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釋讀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頁 9-10。

郭永秉：〈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頁 111。

82 高木智見著，何曉毅譯：《先秦社會與思想——試論中國文化的核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121。

神共同體)的「世」,從而確認自己在長期存續過程中所處位置的一個重要機會。⁸³ 新即位的宗族嫡子,實際就是處於這個血緣長河的末端,繼承了祖先的地位、權力、官職以及肉體的人。他們最大的課題就是在宗廟祭祀祖先,並以此形式延續血族。⁸⁴ 這些嫡子在被稱為「世」的血緣長河中從其相對年齡和輩分來說自然屬於「孺子」。只不過這種稱呼逐漸擺脫了人神對話的交際語境,成為固化在時人心理上的文化認知。某人為某國族的「孺子」,也即某人為某國族最新一任也是目前血緣世系中最幼年的一個繼位者。

D2 工官名

郭永秉先生指出,三晉銘刻中的部分「孺子」是工官中負責諸如器物檢定斟量等輔助工作的成童,與戰國秦漢文字資料中的「敖童」、「敖史」、「馬童」身份接近。他支持董珊先生的看法,認為這類工官絕對年齡小,且尚未傅籍,為國家服輕徭役,往往承擔一些輔助工作。⁸⁵ 二位先生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從這個角度看,工官「孺子」用的還是 A 類詞彙意義。不過,相比於純粹表示小孩子的「孺子」,這類專稱又多了一層含義。在具備成熟體制的冶鑄工官群體中,「孺子」應該是相對成熟工官來說,技藝不成熟、步入行業較晚的群體。他們在整個群體中是年輕和弱勢的。秦漢文獻中,還有不少未成年服役、受爵的稱呼,如「小子軍」、「小上造」、「小女子」等,儘管這類問題的研究還存在很多爭議,⁸⁶ 但是可以確定這些專稱應該都是從表示少幼的詞彙含義發展而來的。

83 同上注,頁 102。

84 同上注,頁 123。

85 郭永秉:〈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頁 188-121;董珊:〈二年主父戈與王何立事戈考〉,《文物》2004 年第 8 期,頁 63-64。

86 詳參王子今:《秦漢兒童的世界》,第九章,〈未成年人的賦役責任與身份繼承〉,頁 402-447。

D3 女子的稱呼

古人用「孺子」來稱呼女子，學者已多有討論。章太炎先生云：「《左傳》『南孺子』，《禮記》有『孺人』，漢宮有『孺人』。蓋本訓乳子，因古人視女子甚小，故引申稱婦為孺，猶稱小童也。」⁸⁷《說文》：「孺，下妻也。」《廣雅·釋親》：「妻謂之孺。」蔣禮鴻先生補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有十孺子皆貴於王」，「孺子」即是「孺」，⁸⁸就是稱呼王的妻妾們。郭永秉先生也指出戰國銘刻中有「右孺子」是指貴族夫人。⁸⁹侯瑞華先生也指出古人常用「兒」指婦女。〈離騷〉中的「女嬃」和清華簡〈禱辭〉中的「有嬃女」，「嬃」和「孺」音義接近，以幼小和美好的詞義相因來指稱女子。⁹⁰《禮記·曲禮下》：「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在人們認知心理上，女子相比於男子為幼弱。故「孺子」可作為女子的專稱。這種情況下，「孺子」已經脫離了以「年齡」為核心的詞彙意義，從心理上的相對年齡差引申為指稱相對弱勢的群體。

值得注意的是，北大簡《妄稽》中，共出現了五處「孺子」，皆是用於妾對正妻的稱呼。整理者云「孺子」是對婦女的尊稱。⁹¹這說明，「孺子」在慣用來稱「女子」後，其「相對年齡小」、「相對弱勢」的語義進一步淡化乃至消失。最終固定為一類人群的專稱。而且，恰恰因為其經常用來指稱貴族女子，反而被賦予了女子之尊稱的色彩。當它再作為稱謂語進入語境時，和其原初進入語境（B、C）的語義已經完全不同。這更加體現了漢語詞彙演化過程的複雜性和曲折性。

87 章太炎：《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610。

88 蔣禮鴻：《懷任齋文集》，收入氏著：《蔣禮鴻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卷，頁29。

89 郭永秉：〈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頁111。

90 侯瑞華：〈論〈離騷〉的「女嬃」與清華簡的「有嬃女」〉，《古籍研究》2020年第1期，頁208-217。

91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2。

D4 用為名、字

戰國秦漢人常用「孺子」、「稚」、「嬰」、「兒」等少幼的字眼來作名和字。侯瑞華、郭永秉先生都在文中舉出了很多例子。⁹²如《世說新語·德行》：「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劉孝標注：「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⁹³先秦秦漢有人名許少孺、孫少孺、劉少孺等一系列以「長孺」、「中孺」、「少孺」為字者，有「程嬰」、「田嬰」、「晏嬰」等一系列以「嬰」為名者，有「韓孺子」、「江孺子」、「史孺子」等一系列以「孺子」為字者。王子今先生指出漢代文化中有「孺慕」現象。「百姓老弱」對行政長官的愛戴和懷念稱「孺慕」，體現出「民」在政治權力面前的自卑、自輕、自賤。⁹⁴這種習慣當是由於「孺子」長期被用來指稱相對年齡低、輩分低或弱勢的群體，因此帶有低賤的意味。以之為名、字，係出於「賤名好養」的文化習俗。

綜上，我們系統梳理了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的一系列「孺子」，認為它以「絕對年齡低」為基本的詞彙含義，在交際語境中延伸指稱相對年齡小或輩分低者，此後又進一步演化為某序列或群體中相對年齡較低、地位低或弱勢者的專稱。「年齡」在其語義中的重要性呈降低趨勢。該詞語的多種用法受到交際語境和語言使用群體認知心理的影響，對它用法的解釋應結合其出現的文例作具體分析，不宜以某一成說一以貫之。

最後，我們再討論一下「嗣」和「乳（孺）」的關係。廖先生認為「孺子」是「嗣子」之訛，主要原因是「嗣子」也有嫡長子繼承人的含義。《左傳》哀公二十年趙孟語：「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嗣子」在先秦用法和表示嫡長子的「孺子」是相似的，但很少見。此後常見於漢代的《史記》、《漢書》。















92 侯瑞華：〈論〈離騷〉的「女嬰」與清華簡的「有嬰女」〉，頁 208–217；郭永秉：〈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頁 111。




93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德行〉，頁 1。

94 王子今：〈說漢代「孺子」稱謂〉，頁 5。

值得注意的是，《禮記》中規定了「嗣子」的稱謂用法。《禮記·曲禮下》：「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鄭玄注云：「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采地者。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孫希旦《禮記集解》：「嗣子某，諸侯在喪自稱之辭。下文云『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與此稱『嗣子某』不同者，蓋『嗣子某』，在喪而稱於臣民之辭；『適子孤』，在喪而稱於諸侯之辭也。」⁹⁵ 東周多僭越，「嗣子」用法未必局限於諸侯嫡子，也未必局限於喪禮。但是「嗣子某」應該是多有用於自稱的情況，但不見用於 B 類。先秦文獻中的「孺子」則有很多屬於 B 類的用法，少見自稱。二者的用法有一定區別。且「嗣子」主要強調「嗣」即「繼承」，「孺子」主要強調繼位者的相對年齡和輩分差。意義用法近似但又有細微區別的兩個詞，我們一般稱之為「同義詞」，二者在相似語境下可互換，但不必合二為一。

傳抄古文保留了一些「嗣」字的古體，我們將字形分類如下：⁹⁶

- A  說文  汗·尚 80  選·尚 86 下  廣·102 下
 類 14 下·18  原本《玉篇》322  7·13  四·尚 4·7
- B  魏三體石經 11 上  魏三體石經 13 上  隸  汗·石
- C  汗·義 49  四·義 1·20

A、C 兩類都是「嗣」字並無疑問。B 類三體石經中的字形，或說是「乳」，是由於「乳」和「嗣」字形發生混訛，導致用「乳」形表示「嗣」。李春桃先生指出，「治」字古文作「」，「辭」字古文作「」，其所从「𠂔」旁均與此處所从相同，故從整個古文體系來看，「」古文應分析成从子𠂔聲，應是「嗣」字異體。⁹⁷ 施謝捷先生也


95 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卷五，〈曲禮下〉，頁110。


96 字形選自劉建民：〈傳抄古文新編字編〉（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頁119。


97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5。

將其分析為从「𠂔」的「𠂔」形。⁹⁸ 此外，「治」字的古文也有作「𠂔」(《隸辨·隸續》)的。B類的「𠂔」形顯然就是「治」。「治」、「司」(嗣)二字戰國頻繁通用。可見，傳抄古文中的「嗣」都和「乳」沒有關係。由於傳抄的變形，「𠂔」旁和「乳」字所从的帶爪人形混同。但這種混同的情況盡見於傳抄古文系統，在實際的傳世和出土文獻中無例證。

戰國文字中有一類「司」的寫法也比較特別，作「𠂔」，和常見的「司」形有別。其上部類同「乳」形「𠂔」所从。形體如下：

 上博(二)容成氏 23

 上博(三)仲弓 7

 上博(三)仲弓 9

 上博(四)曹沫 23A

 (「司馬」合文)⁹⁹

 (右司空嬰《陶彙》5·231)¹⁰⁰

李家浩先生認為是「司」的訛誤之體。¹⁰¹ 這大概就是戰國文字中「𠂔」一類筆畫的類化現象。戰國文字中的「宛」、「勺」、「乳」等所從的人形都類化為「𠂔」，亦有「命」作「𠂔」(上博四〈鮑叔牙〉3)、「言」作「𠂔」(上博四〈鮑叔牙〉1)、「綠」作「𠂔」(包山牘1)、「婁」作「𠂔」(包2·164)等。「司」的這類異體應該也是受這種寫法影響的產物。但是和「乳」也是沒有甚麼關係的。

98 施謝捷：〈說「𠂔」(𠂔𠂔𠂔)及相關諸字(上)〉，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9，注9。

99 施謝捷：〈古璽匯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頁85。

100 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461。

101 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勺」與戰國文字從「勺」之字——談古文字「勺」有讀如「宛」的音〉，頁46。

引用書目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陳劍：《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09年。
- 董珊：〈二年主父戈與王何立事戈考〉。《文物》2004年第8期，頁61-64。
- ：〈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出土文獻》第二輯，頁29-34。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 ：〈它簋蓋銘文新釋——西周凡國銅器的重新發現〉。《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頁163-17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高光新：〈《今文尚書》周公話語的詞彙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5年。
- 高明編著：《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高木智見著，何曉毅譯：《先秦社會與思想——試論中國文化的核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管文韜：〈曾鐘三銘校釋及相關問題研究〉。《青銅器與金文》第八輯，頁101-1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
- 郭長江、凡國棟、陳虎、李曉楊：〈曾公卣編鐘銘文初步釋讀〉。《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頁3-30。
- 郭永秉：《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 ：〈戰國工官屬吏中的成童——再談三晉銘刻中所見「孺子」的身份〉。《嶺南學報》復刊第十輯「出土文獻：語言、古史與思想」，頁109-12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何自

- 然、冉永平：《新編語用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 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據嘉慶刊本影印，2009年。
- 侯瑞華：〈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集釋與相關問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碩士論文，2018年。
- ：〈論〈離騷〉的「女嬃」與清華簡的「有嬃女」〉。《古籍研究》2020年第1期，頁208–217。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 黃國輝：〈西周天人關係新論（初稿）〉。商周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2019年10月11–14日。
-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季旭昇：〈《清華三·周公之琴舞·成王敬毖》第四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三十輯，頁392–395。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蔣禮鴻：《懷任齋文集》。收入氏著：《蔣禮鴻集》，第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蔣玉斌、周忠兵：〈據清華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說「沈子」、「沈孫」〉。《出土文獻》第二輯，頁35–38。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 琮·拜比（Joan Bybee）等著，陳前瑞等譯：《語法的演化——世界語言的時、體和情態》（*The Evolution of Grammar*）。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 竹添光鴻（Takezoe Kōkō）撰，于景祥、柳海松整理：《左傳會箋》。瀋陽：遼海出版社，2008年。
- 孔安國（偽）傳，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據嘉慶刊本影印，2009年。
- 寇占民：〈試論西周冊命金文命辭中的核心動詞〉。《黑龍江工業學院學報》2020年第9期，頁145–151。
-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勺」與戰國文字從「勺」之字——談古文字「勺」有讀如「宛」的音〉。《文史》2012年第3輯，頁29-73。
- 李學勤：〈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頁35-45。
- ：〈論清華簡《周公之琴舞》的結構〉。《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頁58-59。
- ：〈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文物》2016年第3期，頁79-83。
- ：〈世俘篇研究〉。《史學月刊》1988年第2期，頁1-6。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 廖名春：〈《尚書》「孺子」考及其他〉。《文獻》2019年第5期，頁76-89。
- 劉建民：〈傳抄古文新編字編〉。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12年。
-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7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裘錫圭：〈關於商代的宗族組織與貴族和平民兩個階級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輯，頁1-26。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冉永平：〈詞彙語用學及語用充實〉。《外語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5期，頁343-400。
- 沈家煊：〈語用原則、語用推理和語義演變〉。《外語教學與研究》2004年第4期，頁243-251。
- 施謝捷：〈古璽匯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 ：〈說「勺（勺勺勺）」及相關諸字（上）〉。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7-66。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司馬遷著，裴駙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蘇建洲：〈楚簡中與「沈人」有關的字詞關係考察〉。《漢語字詞關係研究》第二輯，頁69-80。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
- 孫希旦：《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孫永鳳：〈清華簡《周公之琴舞》集釋〉。長春：吉林大學中國史碩士論文，2015年。
- 吳福祥、王雲路主編：《漢語語義演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
- 王子今：《秦漢兒童的世界》。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說漢代「孺子」稱謂〉。《南都學刊（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4期，頁1-5。
- 王念孫撰，張靖偉、樊波成、馬濤等校點：《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王國維講授，劉盼遂記：〈觀堂學書記〉。清華學校研究院編：《國學論叢》1930年第2卷第2號，頁263。
- 嚴志斌：〈關於商周「小子」的幾點看法〉。《三代考古》第一輯，頁383-390。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
-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楊蒙生：〈讀清華簡第八輯〈治邦之道〉叢札〉。紀念清華簡入藏暨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成立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北京：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2018年11月17日-18日。
- 楊筠如：《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曾衍桃：〈詞彙語用學引論〉。《外語學刊》2006年第5期，頁59-64。
- 章太炎：《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張純一校注，梁運華點校：《晏子春秋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14年。

張廷遠：〈詞的語用意義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張志公：《現代漢語（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

張志毅、張慶雲：《詞彙語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趙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組成、命名與表演方式蠡測〉。《文藝研究》2013年第8期，頁39-41。

趙平安：《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釋戰國文字中的「乳」字〉。《中國文字學報》2012年第1期，頁51-53。

——：〈釋睡虎地秦簡中一種古文寫法的「乳」字〉。《漢語言文字研究》第一輯，頁217-2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第3冊。

北京：中華書局，據嘉慶刊本影印，2009年。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周民：《尚書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朱季海：《說苑校理·新序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商周時期的天神崇拜〉。《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頁101-211。

朱彬：《經傳考證·尚書上》。《皇清經解》，第7冊。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

左丘明撰，徐元誥集解，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Word *Ruzi* 孺子 from a Lexical Perspective

LIU Xiaohan

School of Human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term *ruzi* 孺子 appears frequently in early literature, and their usages are complex. Former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rgued about them a lot.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organizes *ruzi* 孺子 in the handed down and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takes a series of appellations in relation to young people as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ir basic lexical meaning is “low absolute age,” which can be extended to refer to those who are relatively young or of low generations in the communicative context. Communicative contexts include conversations in which people are called by others and in which people call themselves. The latter ones include conversations with relative elders, ancestors, superiors, and the people.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in the communicative context are solidified and further evolve into proper names for sequences or groups of people who are relatively younger, lower in status, or weaker, including the name of the eldest son, the name of a woman, the name of a worker, and the use of people’s name. When used as a proper name for the first-born son, it means that someone is the latest successor of a nation or clan and the youngest successor in the current blood lineage.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m has been influenced by its communicative context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of the group using the language. The importance of “age” in the semantics tended to decrease.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occurs. Finally,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character-form relationship of *si* 司, *si* 嗣, and *ru* 乳.

Keywords: *Ruzi* 孺子, absolute age, relative age, pragmatic perspective, *sizi* 嗣子